2023年4月22日 星期六
主编 江前兵 责编 李檀珺
初审 张跃 编刚 制版 编刚 校审 曾跃 曹珂

##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争权

# 兵部主事支福田 辞官回彭水煮盐

□铁笛

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彭水县郁山镇支氏祖茔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祀活动。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着五品官服，行一跪三叩之礼……回到家中，他脱掉官服，余生便未再穿。

他叫支福田，名承祜，别号慕林，时任兵部主事，因惧政治纷争，官场险恶，找借口辞去了官职。

盐场遗址

### 祖籍陕西，因盐发家

“曾祖支贲为陕西富平县盐商，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来郁山开凿盐井，事未遂而丧。”1998年《彭水县志》记载说，支福田的曾祖父是陕西盐商，也许觉得行盐艰苦，风险又大，利润远不及制盐，因此带着全部家产来到郁山开凿盐井，经营实业。

但是，支贲没有看到耗费巨资开凿的盐井汲出卤水，便含恨而逝。其妻翟氏含泪挑起重担，接着凿井的两年半时间里，耗尽家中白银2500两，甚至连自己陪嫁的金簪也用来换米，供工人一日三餐。苍天不负苦心人，一天，一阵欢呼声中，卤水从盐井汲出，支家从此财富大增，成为郁山首富。

郁山盐业，肇自上古。镇东伏牛山盐泉与巫溪宝源山、湖北长阳清江盐泉，是古人发现最早并长期使用的天然盐泉，制盐有近五千年历史。秦国蜀守李冰未发明深井采卤前，这三大盐泉一直是武陵山区、四川盆地、秦巴山区、云贵高原、两湖平原等区域人类食盐的主要来源。汉代，郁山镇开始凿井汲卤煮盐，两千余年共凿出盐井19口，其中汉井4口。

1762年，支氏家族支千裔夫妇又凿出盐井一口，名新正井。此井属小口圆井，直径0.30米，深67米，日产卤4500担，1980年封停。

### 偶遇贵人，读书做官

支福田生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是支贲曾孙。他从小体弱多病，父母把他寄拜到天池寺，赐名福田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，堂兄支葆田母亲去世，请湖北省咸丰县丁寨贡生冯晓湖“题主”。题主是旧时丧礼，人死后，立一木牌，上面写死者衔名。用墨笔先写作“×××之神王”，然后于出殡之前请有名望的人用朱笔在“王”字上加点成为“主”字，谓之题主，亦称点主。丧家十分看重，仪式也会布置得非常隆重。

丧仪中，12岁的支福田形容举止让冯晓湖眼前一亮，他对人说：“此‘人中龙’矣!”两年后，冯晓湖特意收他为学生，耳提面命，学业大有长进。支福田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中乡试（举人），之后又“补廪”“补增”。1861年中拔贡，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入“北闱”（北京贡院），以“一字之误”而未中进士，引为遗憾。后任兵部主事，主管武库司。

支福田能入“北闱”，入兵部，全靠另一个贵人。《清史稿》载曰：“曾璧光，字枢垣，四川洪雅人。道光三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记名御史。入直上书房，授恭亲王奕訢、醇郡王奕譞读……光绪元年，卒于官，追赠太子太保，依总督例赐恤，谥文诚。”曾璧光生于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41岁中进士。他和支葆田为同年拔贡，为了生计，被请到支家当塾师，曾教过支福田，还向他家借过200两银子用于捐官。支福田后来应试和做官，时任贵州镇远知府、给两个王爷当过老师的曾璧光暗中出了不少力。（《彭水县志》）

### 皇权纷争，辞官避祸

1856年，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，英法两国在美、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清文宗奕詝以“外狩”为名逃到承德避暑山庄。

战败后，清廷又一次签署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。内忧外患使得咸丰皇帝心力交瘁，竟在承德一命呜呼，传位于年仅6岁的独生子载淳，即同治帝。

临终前，咸丰在病榻安排载垣、端华和肃顺等八人作为“顾命大臣”，辅佐新帝。为了防止皇权旁落，他又特意安排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摄政。

肃顺这些人却不把慈禧她们放在眼里，议政时，顾命大臣咆哮朝堂，吓得载淳浑身发抖尿裤子，还尿在了慈禧衣服上。为了扭转局面，慈禧太后策动慈安太后与她联合发动政变，以图推翻咸丰帝的政治布局。此时，慈禧想到了长期坐冷板凳的恭亲王奕訢。

顾命大臣们忙于操办丧事，慈禧趁机带着载淳先行返回紫禁城。在恭亲王操控下，载淳成功登基称帝，由慈安和慈禧共同垂帘听政，史称“辛酉政变”。作为这次事件的“功臣”，奕訢被委以重任，成为了手握重权的议政王，直接掌控军机处和总理衙门。而八个顾命大臣中，肃顺被斩首，载垣、端华被赐死，其余五人革职、充军或降爵。

逐渐地，恭亲王在清廷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，被誉为“定乱绥邦”的一代贤王。在功绩面前，奕訢越来越有恃无恐，他对于慈禧的嗜权专政也日益反感和排斥，希望能恢复大清“后宫不得干政”的祖制。这些举动，引起了慈禧的不满。

1865年，在慈禧的指使下，编修蔡寿祺等人联名上疏弹劾奕訢。以此为借口，慈禧不顾慈安的阻拦，立即下令进行严查，迅速向恭亲王施加压力。

有“鬼子六”之称的奕訢，自然明白这是慈禧耍的花招，于是也不做解释，主动上疏乞罪。慈禧并没有客气，几天后就下旨免去了奕訢的议政王头衔和其他一切职务，只保留了亲王的爵位。迫于王公大臣的压力，不久慈禧又起用奕訢。此后两人争斗不断，直到1884年“甲申易枢”，慈禧利用醇亲王奕譞（光绪帝父亲）取代了恭亲王。

支福田在兵部任职，十分清楚皇权纷争的残酷和曾璧光与奕訢的关系，担心祸及自身，于1867年毅然辞归故里。

### 钻研盐技，热心公益

支福田辞归的借口是堂兄支葆田病故，亟须他管理井务。辞官那年，曾璧光署任贵州巡抚，次年实授。

回到郁山后，支福田潜心管家、制盐。他钻研盐技，解决了许多深井汲卤的难题，使井不堵塞、无落物等，保证老井、新井每天共抽卤240桶（每桶150斤）。除满足自家12眼大灶、4眼小灶用卤外，还卖给其他灶主。他曾到云阳学习以蒺草灰“泼垅润灶”的缩卤技术，还请在工部任职的李铭熙等人到郁山探讨煎盐技术，使得每斤卤水的产盐量由2两6钱增至3两左右。

老师冯晓湖家穷得只有3间茅屋，风来透风，雨来漏雨，生活十分艰苦。为报师恩，支福田为他购置了年收入50石的田产，并给他新建5间瓦房。支府堂屋正中供有“恩师冯晓湖之位”，每逢生日，他都要前往丁寨老师家中祝寿。冯晓湖去世后，每逢忌日，他都要邀集同学一起去给老师扫墓。

挚友刘小石客死京城，因为家里穷，灵柩无法运回家乡。支福田资助白银200两，让他的弟弟刘仲石扶柩回乡。灵柩过彭水时，支福田不辞劳苦，亲自护柩去酉阳，又送了白银50两。

当地公益需要出钱时，支福田有求必应。他与郁山巡检胡林等人一起承建丹泉书院，修义仓，建三贤祠、文昌宫等公用建筑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知县张锐堂主持修《彭水县志》，但资料缺乏，文献无稽。他出钱买了大量书籍，自言“家有奇书三万卷”，供修志查阅。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志书付印时，他虽在北京任职，仍被列为“分校”之一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庄定域主修县志时，他再次参与。书编好后，他列5位“纂辑”之首。

### 寄情山水，诗酒余生

郁山盛产盐丹，秦汉以来，曾是县、州、道、镇治所，较周边经济发达、文教昌盛。唐代，流放郁山的有太子李承乾、李忠，王侯、要臣有李明、李贞、柳芳等20余人，其中长孙无忌、李元轨死于途中。北宋大文学家、大书法家黄庭坚流寓彭水县城4年，常到郁山镇学生刘瑜（字倩玉）家中讲学，并为其堂屋题名“万卷书堂”，是丹泉书院的前身。这些人的到来，给郁山镇带来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文化艺术。

在兵部任职时，皇宫中有人将字画盗出来私卖，支福田买了不少，其中有宋代赵子昂画的马，乾隆皇帝的老师张玉书所书“观天地生物气象　学圣贤克己功夫”楹联，以及郑板桥、何绍基等人的作品。仅为了购买朱熹的笔墨，他就花了800两银子。

支府临近后灶河，是郁江支流，宅旁有一个石洞，他修了“东岩草堂”用来居住。洞顶上有石岩如船头，他在岩上建起“船舱”，成为塾师给族中子弟授课的地方。这些房屋都开窗临河。洞外建有“洗耳亭”，亭下长期系着一艘仿造西湖画舫而制作的“钓徒吟舫”。每年四月到八月，月白风清之夜，他常与友人泛舟郁江，把酒临风，吟诗作对。

支福田有个爱妾叫杨玉贞，成都华阳人，聪慧而有文才。支福田引为知己，不料杨玉贞因故自尽。他悲痛欲绝，有《招魂曲》等诗作，抒其悲情。他著有《慕林小草》诗五卷，221题，427首。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支福田病逝，诗稿未及刊印，只留有亲笔誊写本。冯世瀛（字壶川）编《二酉英华》时，收存其诗57首。《彭水县志》录有支福田及族人诗联多首（副），其《开元寺读书》云：

寺插碧云边，书生夜未眠。空庭孤月皎，古殿一灯圆。
睡鸟啼高树，村鸡鸣晓天。数声清磬响，旭日到窗前。

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）